



陳子昂文集卷之九

明都御史王廷校刊
門人黃姬水劉鳳同校

書

諫靈駕入京書

梓州射洪縣草莽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
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
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
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
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寔
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

况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迹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之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循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日矣况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坐京師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闕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

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

山西之寶然後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

本傳作羈利策橫

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運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寒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饑人被荐飢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沉命天下幸甚可謂厚

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
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駟大
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穿復未
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兵
徵發近畿鞭朴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
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饑苦倘不堪其弊有一逋
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
深圖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過時之蓄一旬不雨猶
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
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
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邃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

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名莫不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
陟方堯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
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
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高範况我巍巍大聖轍帝
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
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
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峯北對嵩邛西望汝海居祝融之
故地連大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
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
灑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大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

厭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崙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
主養淳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
漚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於太山之安履焦原
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循曾閔之小節臣愚昧以為甚也
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謀太后平章宰
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
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
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
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
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而亂大
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下用朝議遂行

臣恐關隴之憂未始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
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
以長駟使有識驚嗟天下之望倘鼠竊狗盜萬一不圖
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杯之粟陛下
何以遏之吐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惟也雖則盜未旋
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
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者失然而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
在杯數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不在其位者不謀其
政亦欲退身崑崙谷滅迹朝廷竊感叟敬委輅不非其議
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

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
昂誠惶誠恐頓首

諫雅州討生羌書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
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
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涼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
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之邊羌
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
甚怨甚懼必蜂駭西山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
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
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無黠之虜君

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
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徃以薛
仁貴郭待封為馘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六非之川一甲
不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
青海之澤身為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
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
為授馘顛顛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
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
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寶不敢取蜀
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
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三道於

秦曰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實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已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羗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嚮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爲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羗得西羗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况僥倖之

利不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也人之所安無後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羗戎而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直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搔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直職錢以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乃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意者得非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羗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尪孱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羗擄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

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羗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䟽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今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况當今山東飢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恇動情有不安今復黷此兵投

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况弊中夏哉臣聞古人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善然後能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諫刑書

承務郎守右衛曹叅軍臣陳子昂謹頓首昧死上言臣聞昔者聖人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於刑措臣伏見陛下務太平之理而未美太平之功賤臣頑微竊惑下列臣前蒙天恩召見恩制賜臣曰既遇非常之主何不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

受不敢忘捨今陛下創三皇之業務三皇之理大統已
集神化光明雖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誠未足比臣敢不
竭節以効愚忠臣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
崇禮貴仁賤刑刑措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
獄爲理者也故周有天下八百餘歲而惟頌成康漢有
天下四百餘歲而獨稱文景皆由幾致刑措者也何者
刑政之末節非太平之資臣竊考之於天天貴生成驗
之於人人愛生育勞稽於聖聖務勝殘皆不云以刑爲
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當上務順天下務齊人不
夫不人不可謂理故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又曰天地
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

母然則爲人父母固當貴於德養不可務於刑殺臣伏
惟陛下聖德至大矣應天受命有三皇之功順人正位
有三皇之業拜圖巡洛有三皇之符專名顯號有三皇
之策明堂神構萬象宣威風雨順時百穀昌熟可謂足
爲萬代之規也今天下百姓抱孫弄子鼓腹以望太平
之政矣陛下爲天地父母固將務德以順養之登于太
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理猶屈
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不宜亂臣賊
子曰犯天誅比者太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
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珍等無罪明魏
真子有功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寮慶悅皆賀

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掛於踈網者陛下務在寬
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
私恨之賴陛下又獨決天斷寬蕩群刑死囚張楚金郭
正一弓彭祖王令基等以凶惡之罪特蒙全活朽骨更
肉萬死再生天地人祇實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去
年八月已來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珣等罪天朗氣晴
萬品咸歡宇宙同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勅免楚金等
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
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者喜氣也臣伏攷之洪範驗
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休咎之應必不虛來陛下
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慘而陰雨陛下

赦罪則舒而陽和君臣歡娛則喜而見慶雲天意如此
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可以承喜氣今又陰
雨臣恐過在獄官况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
業不以務刑今垂拱法官且猶議殺布政衢知而未措
刑賤臣頑愚尚疑未可况巍巍大聖光寵天下哉今者
繫獄囚徒多極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
召見之自詰其罪罪真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
獄吏使天下咸服神知政刑以清太平之基用登仁壽
之域豈非至德克明哉昔鄧太后以天降旱親決洛陽
獄囚徒良史書之而以爲德况陛下大聖億萬超於鄧
后者美夫獄吏不可信多弄國權自古敗亡聖王所誠

陛下萬代之業千載之名故不可使竹帛書之有虧於此也伏願熟察以美太平之風賤臣不勝愚懇忠憤之至輒投諫匭昧死上聞

云云

諫政理書

月日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再拜獻書闕下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書竊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經歷觀丘墳旁覽代史原其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於周隋之際馳騁數百年雖未得其詳而畧可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後化之過此已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以至道之精理于天下臣雖竒之然其說不經未得

信也至殷高宗亦延問傳說然纔救弊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沒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聖化未終天年幸得遊京師觀皇化親逢大聖之詔布于天下問于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賤臣孤誠未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開政之原備矣未有能深思遠慮獨絕今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一有可觀者敢冒昧闕廷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靈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

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
帝代見人之通於天也天之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
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所以不作遂則觀象於
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
於是養成群生奉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計其
良美其服陰陽太和元氣以正天瑞降地符異風雨以
時草木不落龜龍麟鳳在郊藪矣洎顓頊唐虞之間不
敢荒寧亦克用理故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
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和之得也至夏德衰亡殷政微喪桀紂昏暴亂于天
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

爲瑤臺起乎瓊室極荒淫之樂窮耳目之玩傾宮之女
至數千人竒伎淫巧以億萬計信巫鬼聽諛邪遂爲糟
丘酒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飲者三千人龍逢不勝其憂
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囚爲奴是以陰陽大垂天地震
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疾疫大興妖孽並作而桀紂不
悔卒以滅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順天應人誠信
忠厚加于百姓德澤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
十餘年天下之道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慝暴
虐詬黷天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人以愁怨疾厲爲作
故其詩曰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
分不後爲虐爲瘵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茲矣嗚呼豈

不哀哉豈不哀哉近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
有天下也以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
帝承平自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
宴之樂以為人主之急務也于是乃鑿御渠決黃河自
伊洛之間而屬之揚州生人之力既弊天地之藏又洩
煬帝方忻然以為得計將後宮綵女數百千人逐泛龍
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視天下如脫屣爾其
後百姓搔弊災變數興吏人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怒
彗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為天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
之師而有事于遼當時山東父子不能相保也天厭暴
政人懷亂亡故遼東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已起身死

逆手宗廟以隳其故何哉逆天人之理也是以臣每察
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
著明信不欺爾不意陛下以大聖之慮見天人之心將
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始自非陛下合天地之德有
日月之明誰能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於元氣哉此昔者
伏羲氏之所以本天人而為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勝
大願願陛下若為大唐建萬代之策恢三聖之功傳乎
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守也非其
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大帝得
天地之統封于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美然尚未建
明堂之宮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意者

豈非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此盛
德以發揮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陛下欲
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與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
哉故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
恢大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
夷貊昆虫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
之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期
期一章唐堯嚮室夏后世室群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
於此教也臣雖未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
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
十八宿莫不率備故順其時月而為政則風雨時寒暑

平萬物茂暢五穀登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而
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為害霜雹成災陰陽不
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為教之大業也是以臣
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陛
下若不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
士大夫議之於庭倘事便於今道不遠一作道古即請陛
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俊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
理之術者與之按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
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鑾輿駕蒼龍載
青旂佩蒼玉從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
倫朝于青陽左个負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

於是遂發大號宣布四方使各順十二月之舍無敢有
逆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
以初爲常陛下遂躬籍田親蚕以勸天下之農棄養三
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
除害去暴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正天下之干
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矜寡孤獨疲癯羸老不
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官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
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琢技巧之飾非益於理者
悉棄之巫鬼淫祀誑惑傳作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
至誠躬服質素以爲天下先愚臣以爲不出數年之間
將見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

作雅樂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
以其職來祭豈不朽哉臣伏惟陛下至德明聖未有能
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竊以爲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
睦刑罰之原自息兵革之事不興還淳之途可見仁壽
禮讓稼穡農棄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賤臣未得爲陛下
一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故臣欲陛
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陛下方
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大學之廢積歲月矣堂宇蕪
穢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
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可以聚天下英
賢爲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樽俎

之師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也今則荒廢
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
豈可得哉况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
必崩奈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
者也陛下何不詔天下胄子使歸大學而習業乎斯亦
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未曲盡者恐煩聖覽必
陛下恕臣昏愚請賜他日別具奏聞

諫用刑書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詣闕上疏
臣本蜀之匹夫官不望遠陛下過意擢臣草莽之下升
在麟臺之間光寵日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

然臣聞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懷佞不諫罪莫大焉况在
明聖之朝當不諱之日方復鉗口下列俛仰偷榮非臣
之始願也不勝愚惑輒奏狂昧之說伏惟陛下少加察
焉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
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
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
所貴矣况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
可謂策之失者也伏觀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
靜宇宙保乂黎人發號施令出於誠懃天下蒼生莫不
想望聖風冀見神化道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且臣聞
之聖人出必有驅除天人之符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

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爲人意惡其首亂倡禍法令各誅屠將息奸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與以懲創勸於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跡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訊枝葉蟠拏大或流血小禦魍魎至有奸人焚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與圖爵賞于闕下者日有數矣于時朝廷皇皇莫有自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斯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獲泰謂生再造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深思天意

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爲理威刑爲務使前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屠向歷十載闕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騫滄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屢造凶年流離飢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搆禍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豈非天下蒸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知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欲察察爲政肅理寰區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

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人臣愚以爲非適變隨時之議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楊州爲名及其窮究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訐他事亦爲推劾遂使奸惡之黨決意相讎睚眦之嫌卽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雲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物理之自然也臣不敢以遠古言之請借隋而况臣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襲窮毒威武厭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搔然

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哮鬪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踰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爲元惡旣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血流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搖遂並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臣竊以此上觀三代夏殷周興亡下逮秦漢魏晉理亂莫不皆以毒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向

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其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害在乎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能無濫也究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悖亂群生厲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焉而生矣頃來亢陽僭候密雲而不雨農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下人也倘旱遂過春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積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

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柰何以堂堂之聖猶務疆霸之威哉愚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奸倘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想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作詐惑亂京師致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劉氏宗廟幾傾覆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臣每讀漢書至此未嘗不為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遇臣不敢以微命蔽

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刑罰望在恤刑爾乞三事
大夫圖其可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
忽其奏天下幸甚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申宗人寃獄書

臣聞古人言為國忠臣者半死而為國諫臣者必死然
而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諫主至聖之主不惡直以廢忠
臣幸逢陛下至聖大明好忠愛直每正臣直諫特見優
容今陛下方御寶圖以臨陽館崇闡玄化寧濟蒼生固
臣精心潔意願陛下至德與三皇比美然臣伏見陛下
有至聖之德至忠之臣猶使上下不通內外壅隔臣竊
懼之恐後代或以聖朝無至忠之臣敢冒萬死越職上

奏伏乞天恩寬臣喘息畢盡忠言臣聞上有聖君下無
杜臣昔舜去四凶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罪周
公霍光誅燕王昭帝不罪子孟何者此數公者為國討
賊為君殄讎假雖擅權猶不可罪况奉君命而執法者
乎臣伏見宗嘉言有至忠之誠狗公之節執法不撓為
國殄讎頃者逆子賊臣陰搆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
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
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驅分不避彊禦唯法是守唯
惡是讎幸能察罪明辜窮奸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寔
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
亦盡忠之効陛下所以自監察御史擢拜為鳳閣舍人

者豈不以表其臣節報其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懇者也當此之時忠必見信行必見明自謂專一事君無貳也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搆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詰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床抱疾喘息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蒙國榮夕為孤囚臣竊痛之頃者至忠而今日受賂固知不免此禍不能度德量力貪榮昧進以訟受服誰能免尤向使辭寵護榮陳力下列雷同衆輩勤恪在公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恭默聖代臣固知今日未招此患何者古人云盜憎主人被誅者不能無怨頃來執法誅罪多是國之權豪父讎子怨豈可勝道親黨陰

結同惡相從使肝為朝脯肉為俎醢宗誅族滅肝腦塗地彼凶讎也未足以快其心况蒙國寵渥位顯朝列凶讎切齒怨黷何窮臣切恐今日之辜已是讎怨者相結搆矣陛下至聖明察豈不為之降照哉倘萬一讎誣濫罪使凶囂者得計忠正者見辜為賊報讎豈不枉若夫孤直者衆邪之所憎至公者群惡之所疾寡不敵衆孤不勝群群誣成罪聖不能救自古所有非止於今古者吳起事楚抑削庶族以尊楚君楚國既強吳起蒙戮商鞅事秦專討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霸商鞅極刑晁錯事漢諸侯威彊七國驕奢將凌宗室錯削弱其勢以尊漢景帝不悟惑奸臣之說遂族滅晁氏此三臣豈不盡

忠願保其君然而身死族滅爲讎者使皆當代不覺而後代傷之聖主明君可不爲之痛傷邪臣以嘉言雖無三子之智竊恐獲罪或與之同伏惟陛下仁慈矜憐憫察其忠臣聞漢高祖謀楚與陳平四萬金及其爲帝不問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畧小過夫有大忠者不求小過所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寬仁觀于漢祖固已遠矣齷齪小吏何足謂陛下深責哉伏願天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將終養老母獲盡餘年豈非聖主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善始善終哉臣於嘉言親非骨肉同姓相善臣知其志然非是丘園之賢道德之茂大惟明哲能保其身假使獲罪於天身首異處

蓋如一螻蟻爾亦何足可稱然臣念其曾一日承恩蒙聖主駢使不以赤誠取信今乃駕罪見疑臣實痛之恐累聖主之明傷其老母之壽身汚明法爲後代所悲臣知其忠豈能無惜所以敢冒萬死乞見矜憐臣若言非至忠苟有僥倖請受誅斬伏表惶怖魂魄飛揚

諫曹仁師出軍書

臣伏見詔書發懷軍令郎將曹仁師部勒以征凶醜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畧地而還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

誠今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臣猶慮曹仁師未
識典禮肆兵長駟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
不以合兵為上今朝延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
愚昧不識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非安
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
突利城廻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
中士馬不耐初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時所發
之處却廻到雲內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又先未
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筭十不存二若還
南中敢就諸州路程益遠疲瘦更極以臣愚筭十不存
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於雁

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未克成士馬
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
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但慮後
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絕漠多喪士馬非臣臆度輒
敢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足旋師
之日唯餘四萬四十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臣願陛下
考驗前古取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陳子昂文集卷之九

陳子昂文集卷之十

明都御史王廷校刻

門人黃姬水劉鳳同校

書啓

為建安王與遼東書

月日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於遼東州高
都督蕃府賢甥某至仰知破逆賊孫萬斬十有餘陣并
生獲夷賊一千人三軍慶快萬里同歡都督體英偉之
才抱忠義之節遂能身先士卒為國討讎以數百之兵
當二萬之寇指麾電掃逆黨雲銷非都督智勇過人威
名遠振誰能以少擊衆陷醜摧兇使國家無東顧之憂

是都督之力也賢甥俊酷似其舅遂能與其等應機破敵効節立功此已各賞金帶緋袍薄荅誠効更自錄奏擬加崇官願都督遠知此意也今賊饑餓灾釁日滋天降其殃盡滅已死人厭其禍萬斬方誅荊州士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欵准待官軍某令將蕃漢精兵四十萬衆剋取其月日百道齊馳分五萬蕃漢精兵令中郎將薛訥取海路東入舟楫已具來月亦發請都督勵兵秣馬以待此期共登九山看殄凶虜書勛竹帛開國傳家是都督建功之日也中間剋期同會當更別使知聞正屬有軍事未能委曲初春向暖願動靜勝常所是都督官屬及大首領弁左右立功人等並申此問相見在近

預以慰懷

為建安王荅王尚書送生口書

使至所傳斬首及生擒獲馬等具如來狀仰以欣快三軍共之狡寇逋誅此未擒馘師徒企踵爭望先鋒尚書遠略英謀臨機果斷潛制凶醜梟首伏辜在此諸軍寔增梟勇既壯尚書之節又美先登之功幽州士人尤以慶快破竹之勢自此為階某方擐甲負戈為尚書後列登高臨陣坐觀俘虜此期在即預以慰懷初春猶寒願保休勝裨將已下各慰問之云云

為建安王與諸將書

使至辱書仰知都督率兵馬摧破凶虜遠聞慶快賀慰

永懷非公等忠勇兼資統率多筭同心戮力殉節忘軀
以剋剪通兇揚國威武在此將士聞公等殊戰賊不當
鋒莫不西望憤勇欽羨獨剋甚善甚善即日契丹逆醜
天降其災盡病水腫命在旦夕營州飢餓人不聊生唯
待官軍即擬歸順某此訓勵兵馬襲擊有期六軍長驅
此月將發恨不得與諸公等共觀諸將斬馘獻俘旦夕
嚴寒願各休勝契丹破子便望廻兵平殄默啜與公等
相見有日預以慰懷臨使忽忽書不盡意

為建安王與安東諸軍州書

日月清邊道行軍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安東諸
州刺史并諸將部族官屬等初春猶寒公等久統兵馬

勤國扞邊不至勞弊也某如常比賊中頗有人出來異
口同詞皆云逆賊李盡滅已死營州飢餓人不聊生諸
蕃首領百姓等唯望官軍即擬歸順前後繼至非止一
人某先使人向營州廻且得父老密狀云賊勢窮蹙去
正月上旬有妖星落孫萬斬營中其聲如雷賊黨離心
各以猜貳天殃如此人事又然平殄凶渠正在今日大
軍即以二月上旬六道並入指期剋剪同立大勛請公
等訓勵兵馬共為犄角開封侯其機在此幸各勉力以
圖厥功尋當更使人續往先此不具

為建安王答王尚書書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擒白鼠凶賊滅北事乃先徵

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於精穿竊爲盜夜遊晝伏乃
是其常今日投軀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近
再有賊中信來親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兵勵士
秣馬嚴威因其凶亂之機乘取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
待剪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與韋五虛已書

命之不來也聖人猶無可奈何况於賢者哉僕嘗竊不
自量謂以爲得失在人欲揭聞見抗衡當代之士不知
事有大謬異於此望者乃令人慙愧悔不自知大笑
顛蹶恠其所以者爾虛已足下何可言耶夫道之將行
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筆雄筆

爾歸吾東山無泊我思無亂我心從此遁矣屬病不得
面談書以述言子昂白

爲蘇令本與岑內史啓

某啓某聞子以母貴自古通方禮以親榮在昔恒理豈
非奉上之道休泰必同膝下之恩親愛先及伏惟尊舅
寵居密戚位列崇班實富貴於當今允尊榮於前代居
得言之地據至要之途九族同欣皆憑於獎眄六親咸
賴仰沐於恩波莫不拂拭增其羽儀譚薦長其光價某
自末品忝在甥徒早蒙撫育之恩不殊骨肉之愛自痛
無福家禍遂纏爰在孤遺載延慈眷愛同諸子禮越常
流遂得教訓成人策名從宦舅又曲垂顧念恩其庭闈

渭陽之情實多荷戴猥以庸薄功累周行自委質戎班
昭名果毅經今一十三歲矣而竟未一遷仰望儕流莫
不皆居顯位旋觀時輩亦以再歷榮班獨某一人空嗟
留滯雖命塗乖舛良或甘心然親貴盈朝豈忘提獎所
以仰瞻恩惠不棄於踈微與降慈流有憐於孤賤伏願
舅大弘收採之眷特垂咳唾之恩矜憫小子使得官及
用支寵以親榮私門載昌幽真是賴豈不幸甚豈不幸
甚無任企仰之至謹奉啓不宣某再拜

上薛令文章啓

某啓一昨恭承顯命再索拙文祇奉恩榮心竄若勵幸
甚幸甚某聞鴻鍾在聽不足論擊缶之音太牢斯惠安

可薦藜羹之味然則文章薄伎固棄于高賢刀筆小能
不容於先達豈非大人君子以爲道德之薄哉某是鄙
能未窺作者非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悵爾詠懷曾無
阮籍之思徒但荒淫麗名陷俳優長爲童子之群無
望壯夫之列豈圖曲蒙榮獎躬奉德音以小人之淺才
承令君之嘉惠豈不幸甚豈不幸甚伏惟君侯星雲誕
秀金火間成衣冠禮樂範儀朝野致明君於堯舜皇極
允諧當重寄於阿衡中階協泰非夫聰明博達體變知
機如其仁如其仁方當拔俊賞竒使拾遺補闕坐開黃
閣高視赤松然後與稷契夔龍比功並德豈徒蕭曹魏
丙胥屑區區而已哉某寔細人過蒙知遇顧循微薄荷

敢祗承謹當畢力竭誠策駑磨鈍期効忠以報德奉知

附錄

唐書列傳

宋祁撰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
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為郡司馬父元敬世高
貲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訓文林郎子昂十八
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
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官長安於
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
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極
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

附錄

長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羸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饑百姓荐饑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墮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旣遺嗙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揭挺叫嘯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

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蒿邱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蓄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倘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以遏之武后竒其才召見金鑾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

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
成群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
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
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
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
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
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
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
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
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
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

之力洩天地之戢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乎宗廟為墟
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
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合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
思欲求大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
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便萬世鴻業
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
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
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
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
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
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

令而成之廼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蚕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敷菴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掛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

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事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今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疆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

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
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
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
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
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
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
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
史十萬井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
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可資考不求
賢良有如不次用之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
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二言

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
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
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
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
離累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
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
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
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
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
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
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

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
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
諸姓已非國有欲掎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
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
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
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
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烏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
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
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首領矣近詔同
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為劇鎮
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

亦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存仰
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今無儲蓄
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饑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
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
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粟麥牛羊為之餌而不救其
死安得不為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驕以待
陷後為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
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
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
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
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
以眾將係興此
以來公私儲
不能償墾陞
甘州所積四

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
姦回不測伺我邊罅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
止二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
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餓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
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
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來侵者繇甘涼士馬
疆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不足以制賊若
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
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
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
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

襲吐蕃子昂上書以 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
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
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
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獍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
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
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
廼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
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
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
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
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

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
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
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
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
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
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
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
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
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
六驗也蜀士尪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敵當若西
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陲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

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為務
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狗貪夫之議
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弊
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
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懼今復
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
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可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
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適
時不使者每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
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
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為政之要凡大

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
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
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
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天赦滌蕩群罪天下蒙慶
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
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
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
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
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
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
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

邪朋黨者憎貪信者疾偽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
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器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
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善
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
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
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
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類相舉則天下之理
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効
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
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
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

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以崇德參三五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狗節勵勉百寮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徃後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

第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畧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

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聰愚計分麾下萬人為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擒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曆中東

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于梓州而學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昂甫簡甫皆位御史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恠笑后竊威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壁於房闥以脂澤汚之也瞽者不見泰山龍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陳氏別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川四世祖方慶得墨翟祕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家焉世為豪族父元

教瑰偉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
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
明經擢第受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
地骨鍊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竒傑過人姿狀嶽立
始以豪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
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
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為
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文宗矣年二十一始
東入咸京遊太學歷抵群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為
遠近所稱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太帝崩于
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

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
霸大畧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
勅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擘拜麟臺正字
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間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
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曹上數召問政事言多
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
晚愛黃老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
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總戎
律臺閣英妙皆置在軍麾時勅子昂叅謀帷幕軍次漁
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懼子昂進諫曰主
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將空

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威畧邁世受
律廟堂弔人問罪具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運海陵之倉
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雄傾天下以事一
隅此猶舉太山而壓外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玄遇
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
夫寇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
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冲謙退讓法制不
申每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兇戲後如兇戲豈徒為賊
所輕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
能家至戶到然後可服况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兵以
厲王安危威敗在百日之內何可輕以為尋常大王若

聽愚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期成功報國可欲
送身誤國耶伏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事須先比量
智愚衆寡勇怯強弱部校將帥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
以長攻短今皆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暗駘烏合敗後
怯兵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况奸賊勝
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衆禦奸須有法制親信若单独
一身則朱夾金鎗有竊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琰
之寶行於途必被劫賊何者為寶重人愛之今大王位
重又總半天下兵豈直琬琰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
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為功也伏願大王於此決策非
小讓兇戲可子若此不用忠言則至時機已失機與時

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安方求闔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常欲奮身以荅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軍謀不可見危而借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掛然下列但蕪掌書計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不知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爲養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

後以迄於唐爲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書中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衰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全因命著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祐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果強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爲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畧而已時人不知之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

餘慶殿中侍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最久飽于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文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荊州倉曹槐里馬擇曰擇昔從父友王適獲陳君欣然忘我幼齡美榆關之役君籌其謀戎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曆初君歸寧舊山有掛冠之志予懷役南遊適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詠周覽所計倏徧岷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絕道冥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

是錄嗚呼陳君為不二夫遂為贊曰

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濛東注滄海靈光氛氲上蒲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塵予曰道之將喪也命夫夫

大唐劍南東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
兼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鮮于公為故右拾
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前監察御史趙儋撰

公諱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潁川五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陟于郡武東山子孫因家焉生高祖湯湯為郡主簿湯生曾祖通

通早卒生祖辯為郡豪傑辯生元敬瑰偉個儻弱冠以
豪俠聞屬鄉人阻飢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
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青龍在天后
居攝遂山棲餌木殆十八年玄圖大象無不達嘗擬張
平子風鑒比郭林宗公即文林元子也英傑過人彊學
冠世詩可以諷筆可以削人罕雙全我能兼有年二十
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于洛陽宮靈
駕將西歸于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
召見金華殿因言伯王大畧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
是海內詞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揚子雲復起於
岷峨之間矣秩滿補右衛曹每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

因而解罷稍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
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屬之迨及公參謀幃幕軍
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懼公乃進諫
感激忠義料敵決策請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奮不顧
身上報於建安復諫禮謝絕之但署以軍曹掌記而已
公知不合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
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
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後起柴毀滅性天下之人莫不傷
歎年四十有二葬於射洪獨坐山有詩十首入正聲集
十卷著於代友人黃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為之序以為
文章道長五百年得陳君焉由是夫中之詞紙貴天下

美有子二人並進士及第長曰光官至膳部郎中商州
刺史仲曰斐歷河東藍田長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
長曰易甫次曰兢甫衆甫皆守緒業有名於代劍南東
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自受分關之
征也初年謀始立法二年人富知教三年魯變於道乃
謂幕賓曰陳文林散粟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子罕
貸而不書乎拾遺之文四海之內家藏一本得非臧文
仲立歿而不朽乎於戲陳君道可以濟天下而命不通
於天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合於堯舜悲夫昔孔文
舉為鄭玄署通門蔡伯喈為陳寔立太丘頌異代思賢

之意也况陳君顏閔之行管樂之材而守牧之臣久闕
旌表何哉爰命末學第叙豐碑表厥後來是則是矣其
頌曰

有媯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質
匪雕刺學術鈎深風鑒詣極代公耿光喬玄藻識施不
以報退身自默岷峨降灵拾遺挺生氣總三象秀發五
行才同入室學匪獵精明明天后群龍効庭矯矯長離
軒飛梁益封章屢抗矢陳刑辟匪君伊順惟鱗是逆九
德未行三命惟錫帝命建安遠征不服咨公幕畫騁此
驥足惟王玩丘復諫違卜忠言不納前軍欲尋逐登薊
樓異駕我憂大運茫茫天地悠悠沙麓氣衝太陰光流

義士餐薇人誰造周

嗟乎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

陳公之微

表辭右省來歸溫清如何風樹不寧不令廬

墓之側柴毀滅性管輅之才管輅之命惟國不幸非君之病我鮮于公忠肅恭懿光明不融為君頌德穆如清風日月運安江漢流東不閉其久永昭文雄

唐大曆六年歲次辛亥十月癸丑朔日建

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陛下關統之九載威加政和風淳俗厚冬十月詔天下牧守修前代聖帝功臣賢士陵墓之數圯者斯以崇至仁而修闕典也化為異物者尚藻飾之糜之好爵者則亭毒之恩可見矣延謂權典是州亦奉斯命由是不俟駕而按其部

至獨坐山前過有唐故右拾遺陳公之坟嘻文集之中

嘗飽其詞學志氣矣下馬一坐與能不悽然因賦惡詩一

章以弔之

畧曰竟逐東流水非直夜独坐山時同官及僑寄攻文也白甚有繼和

封樹茂不

勞增繁而加植也故鄆度使鮮于公所立旌德之碑苔

蘚侵剥文字磨滅因徵舊本命良工重勒于石豈祇顯

此公之懿行且欲副吾君褒賢之意云爾開宝戊辰歲

十二月十五日推誠保節翊戴功臣靜江軍鄆度觀察

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太傅知梓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郭延謂

今更錄唐代諸賢祭文及過學堂覽文集詩於

碑陰

黃門侍郎盧藏用祭陳公文

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方潔子之沒也太山傾兮梁木折士林間寂兮人物踈門館蕭條兮賓侶絕嘆佳城之不返辭玉階而長別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抗聲哭子子不迴唯天道而無託但撫心而已摧尚饗

過學堂覽文集詩缺



昂文集附錄

